



**HAL**  
open science

## Shanlin sixue 山林私学

Valérie Lavoix

► **To cite this version:**

Valérie Lavoix. Shanlin sixue 山林私学. Faguo hanxue 法国汉学 Jiaoyushi zhuanhao 教育史专号, 8, Zhonghua shuju, 2003, 7-101-04085-3. <halshs-02423616>

**HAL Id: halshs-02423616**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2423616v1>**

Submitted on 24 Dec 2019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汉学,第8辑,教育史专号/《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3  
ISBN 7—101—04085—3

I.法… II.法… III.①汉学—研究—法国—文集②教育史—中国—文集  
IV.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639 号

# 法 国 汉 学

第八辑  
(教育史专号)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书 名 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史专号)  
责任编辑 柴剑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1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085-3  
定 价 32.00 元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汉学,第8辑,教育史专号/《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3  
ISBN 7—101—04085—3

I.法… II.法… III.①汉学—研究—法国—文集②教育史—中国—文集  
IV.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639 号

# 法 国 汉 学

第 八 辑

(教育史专号)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书 名 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史专号)

责任编辑 柴剑虹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1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085-3

定 价 32.00 元

中 华 书 局

##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第八辑)

编委:戴 仁(Jean-Pierre Drège, 法国远东学院)  
李学勤(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刘 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邓文宽(中国文物研究所)  
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 法国远东学院)  
华 澜(Alain Arrault, 法国远东学院)  
柯 兰(Paola Calanca, 法国远东学院)  
李 零(北京大学)  
韩 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韩健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柴剑虹(中华书局)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刘国忠(清华大学)  
王守青(中华书局)  
本辑执行编委:米盖拉

## 目 录

(教育史专号)

前 言	阮桂雅(1)
生命的良好开端:中国胎教	戴思博(1)
春秋战国时期之教学与游学	乐 唯(39)
山林私学——南朝隐士的教学生涯	华蕾立(61)
十世纪敦煌的基础教育教材与学校文化	戴 仁(87)
童蒙教育(11—17 世纪)	谢和耐(99)
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	梁其姿(155)
中国帝制时代晚期如何学习为官之道	魏丕信(180)
西方法律引进之前的中国法学	巩 涛(220)
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法政教育	浦依莲(250)
1898—1911 年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	巴斯蒂(285)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教学课本和教育学	阮桂雅(306)
女性教育中的文化与文本传播:历史	
情境中的 20 世纪早期女性课本	季家珍(334)
二十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兴起	何碧玉(372)
清代初期与中期的数学教育	詹嘉玲(393)
康熙时代的数学教育及其社会背景	韩 琦(434)



“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

解读“高分子化学专门化初步计划草案”…………… 张 藜(449)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研讨日”…………… 米盖拉 齐夏柳(475)

通讯:北京城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保护…………… 吕 敏(482)

村碑的文本阐释与地方社会史研究…………… 董晓萍(488)

### [中法学术系列讲座]

对六世纪前后中国袄教艺术图像的认识…………… 施安昌(498)

法国—乌兹别克考古队在古代撒马尔干遗址

阿弗拉西阿卜发掘的主要成果…………… 法兰兹·格瑞内(510)

## SOMMAIRE

###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 “Instruction et éducation en Chine”

Christine Nguyen Tri, *Avant-propos*

Catherine Despeux, *Bien débuter dans la vie : l'éducation prénatale en Chine*

Jean Lévi, *Education et mobilité à l'époque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Valérie Lavoix, *À l'école des collines : l'enseignement des lettrés reclus sous les dynasties du Sud*

Jean-Pierre Drège, *Notes de perle et de jade : les matériaux d'enseignement élémentaire et la culture scolaire à Dunhuang au X<sup>e</sup> siècle*

Jacques Gernet, *L'éducation des premières années ( du XI<sup>e</sup> au XVII<sup>e</sup> siècles )*

Angela Ki che Leung, *L'instruction médicale et sa vulgarisation dans la Chine des Ming et des Qing*

Pierre-Étienne Will, *L'apprentissage du métier de fonctionnaire à la fin de la période impériale*

Jérôme Bourgon, *Le savoir juridique chinois à la veille de l'introduction du droit occidental*

Lilian Pudles, *La formation juridique des étudiants chinois au Japon au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L'enseignement des sciences à l'Université de*

*Pékin, 1898-1911*

Christine Nguyen Tri, *Manuels scolaires et pédagogie au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en Chine*

Joan Judge, *L'éducation de la femme et les manuels féminins du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De la mère de Mengzi aux femmes modernes*

Isabelle Rabut, *Émergence de la littérature enfantine au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 Autres contributions sur l'histoire de l'éducation

Catherine Jami, *Learning Mathematical Sciences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Ch'ing*

Han Qi, *L'enseignement des mathématiques et son contexte social à l'époque de Kangxi*

Zhang Li, *«L'éducation doit être au service de l'édification de la nation»  
Lecture du projet initial de spécialisation des cours sur la chimie des polymères*

#### Activités du Centre EFEO de Pékin

Michela Bussotti et Gladys Chicharro, *Les journées d'étude : présentation et compte rendu d'une intervention sur l'éducation contemporaine dans les écoles primaires*

Marianne Bujard, *Chronique : histoire de Pékin et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Dong Xiaoping,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et étude de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locale*

#### Conférences HAS 2002

Frantz Grenet,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franco-ouzbèke à l'ancienne Samarkand ( Afrasiab ) : principaux résultats*

Shi Anchang, *Au sujet de l'art zoroastrien aux alentours du VI<sup>e</sup> siècle*

LIU, Kia-Hway, *Tchouang-tseu, l'œuvre complète* (trad. du Zhuangzi) (《庄子》法译本),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Philosophes taoïstes*, 1980.

VANDERMEERSCH, Léon, *Wang dao ou la voie royale* (王道),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FEQ, 1980.

VOLKOV, Alexis,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的类比推理), *Extrême-Orient—Extrême-Occident*, 14, 1992, p. 15–48.

## 山林私学—— 南朝隐士的教学生涯

华蕾立 (Valérie LAVOIX) 著

冯力 译

众所周知,在古文里有几个不同的词,它们都可以表示寺观、隐居所或学校这三个意思,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精舍”。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些场所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如寺观,除了其它功能之外,它还具有教育的功能。而且那时的文人精英中,特别是担任教育年轻人的任务的那部分士人中,总有不少隐逸者,他们或因受排挤,或自己选择退出官场。归隐的传统加上对私学的需求这种现实情况,两者的结合造成了此种自唐宋以来甚为显著也广为人知的现象,即隐士办学从教,尤其是随着那些有幸高中或不幸落第的应试文人队伍的不断扩大。然而这种结合可上溯到更古老的时期。它的首次大规模出现或许能上推至佛教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最终站稳脚跟的六朝时期。

避世隐居和私学授业也许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在早先的文字记载中就能看到两种互相补充的、被格式化了的的人物形象。他们是那些在正道不行时期选择退隐的、或者怀才不遇的圣贤,以及那些因蔑视世俗而隐世的道学修行者。在汉代,隐逸表现为更多样化的形式。有像东方朔(前 154—93)那样仍在朝廷为官的

## 享有盛誉的退隐

“朝隐”。其后因王莽篡权,促进了出于政治原因的退隐<sup>1</sup>。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清谈玄学的影响不断壮大,再加上佛教的兴起,隐逸的传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随着道教和佛教组织的发展,隐居作为实践和志向,被赋予了宗教意味。文人、诗人和各级官吏对于自然景色文化观点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于是就诞生了山水诗<sup>2</sup>。与此同时,隐士的政治和社会名声不断提升。出山和隐居交替的“时隐”成了抬高身价,沽名钓“窟”的最好手段,也是更快获得升迁的“终南捷径”。东晋时的篡权者桓玄(369—404)因怀恨于未能笼络到隐士,竟下令皇甫希之拒绝一切征召,以获得“高士”的美名<sup>3</sup>。

自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上半叶(东晋末年至梁朝),上述这些变化愈见显著。隐士、准隐士和假隐士常常是属于那些在当时社会上最受崇尚的人士。他们在权力争斗和赏拔青年才俊方面可以扮演同显贵名士一样的角色。在选拔官吏上,当时把官吏分为九品,之后是十八班<sup>4</sup>。通过地方初选和例行考核获得官职。但更主要地是通过文人学士向皇帝、亲王及朝臣举荐人才。这些举荐活动常常在由皇帝、亲王或朝臣在都城或州府组织的文学团体中进行。另外,跟所有的文士一样,隐士们只需略有才识,便能以私学老师的身份招到门徒或学生。对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来说,向青年学子授课要比生活在孤独和荒野中种田糊口更有吸引力<sup>5</sup>。况且在南朝时期,自然景色已不再显得那么荒凉,特别是在一些以秀丽的自然风景和丘山著称的地方。尽管在古代历史文献中,“山林私学”这一领域没有被明确提及,但笔者仍试图了解这些生活在山林农舍中的私学授业者的授课条件、内容和对象。笔者只想探讨所谓的教学活动,而并不打算对人们称道的隐士以其自身的道德品格示教作进一步的研究。

隐士们热衷于从当时的上流阶层,特别是皇帝、亲王那儿博得道义上的和象征性的名望。这能表现他们在世俗社交和政治活动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那个时代,朝代、皇位更替频仍过度。篡权夺位无休,复仇谋杀相继,刑罚无度。隐世便成为时尚。当人们受累于刚失势的党派,或适逢乱世,叛军占掠京城,逃遁毫无疑问是最好的策略。更好的是,曾反对过前朝旧皇政权的隐士自然更受推翻前朝旧皇且刚登基的新皇帝的青睐。因为一位隐士应召于朝廷之征,有时对新皇朝的合理性作出的证明至少与祥瑞一样有说服力。权贵们在对拒召的隐士进行报复之前亦须三思而行。原因是加害于这些享有社会声誉的人士对其自身是很不利的。有个篡权的将军就曾这样被其幕僚警告说:“举大事先杀朝贤,事必不济。”<sup>6</sup>

可能是由于上述原因,一些隐士在受到党派斗争的牵连后还能保存性命。比如明僧绍(?—483)是一位大儒和佛教居士。他曾预言刘宋将被南齐取代,但论及南齐时也表现得颇为轻蔑。他在刘宋北部边界的崂山(今位于青岛东面)一直隐居到公元467年,并开办了一所私学。在北魏侵占这个地方后,他便渡过淮河南下。明僧绍拒绝了此后的所有征召,一度靠其弟在官府俸禄维持生活,辗转隐居在一些山林农舍里,最后迁至摄山(即今天南京西北的栖霞山)。在当时那儿是都城建康附近重要的佛教中心。他与另一些隐士和与当朝为敌的信佛亲王有交往。他说服了钟山(今紫金山)定林寺赫赫有名的佛僧僧远(414—484),拒绝接见来访的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479—482在位)。高帝因此对他一直耿耿于怀。高帝及其后即位的武帝(482—493在位)一直想逼他离开

隐居生活,但最终都未得逞<sup>7</sup>。

另一位是何胤(446—531),他的叛逆性不那么强,但却被真正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中。他作为一名大儒和佛教居士,是公元五世纪转折时期最受崇尚的隐士之一,也是另两位著名隐士的弟弟,名士何尚之(382—460)的孙子<sup>8</sup>。在任教山林私学之前,何胤曾得到过不错的官职。他被竟陵王萧子良(460—494)授予礼仪编修之职,位列二十学士之首,又于490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最后于郁林王(493—494在位)短暂执政期间,他因是皇室外戚而官居高位<sup>9</sup>。他们两个曾密谋杀掉权势炙手的萧鸾(452—498):郁林王命令何胤执行这个任务,而何胤却犹豫不定,最终劝说郁林王放弃了这个阴谋。但是萧鸾(即齐明帝,494—498)登上皇位,杀害了郁林王和他的弟弟之后,何胤急忙卖了他在都城边的豪宅(他也在城边的家中向学生授课),遁入东面会稽郡(今绍兴县)的山林中隐居起来。从此开始了一种吸引许多亲王、皇帝前来征召的隐士生活。但他根本无视这些诱人的征召,甚至当梁朝开国皇帝梁武帝(502—549在位)许以要职,派特使来召他出山时,他以极为不恭的态度接待了特使<sup>10</sup>。据历史学家的分析,梁武帝之所以没有为此记恨于何胤,是因为何胤是前朝“高士”,享有极高的声望。

有些郡王特别热衷于与名声最大的隐士们交往,也可能这些隐士最懂得如何吸引显贵。比如《世说新语》的作者临川王刘义庆(403—444),还有竟陵王萧子良,他本身是佛教捍卫者,由他集结的著名诗人圈子开创了“永明体”和四声八病韵律。这类郡王有幸奉承隐逸文人,因而隐逸文人们进入了郡王们的势力范围。而另一些郡王则受到隐士的严厉拒辞,毫无与之交往的可能。并不只是皇亲国戚们才拥有与隐士交友的殊荣,都城和州郡中的达官要人也善于此类社交活动。天才琴手戴逵(?—395)的情况即是例证。戴逵隐居于会稽郡的剡县(今天的浙江嵊县)。《世说新语》多

次提及的人物,桓温(312—373)图谋推翻东晋时,手下最有影响力的幕僚之一,也是佛教信徒的郗超(336—377),为笼络戴逵,向他提供了很好的居住条件: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sup>11</sup>

戴逵于387年受职为国子博士。他以父病为由辞官未成,于是离开剡县隐居吴郡(今苏州),在内史位于虎丘山的别墅中藏身。会稽内史由于担心戴逵不再回到郡府为其增辉,竟亲自进见孝武帝(372—396在位),以戴逵体质虚弱,别处气候对他健康不利为由,请皇上撤消对戴逵的任命。皇上恩准了这个请求,戴逵才又回到了剡县<sup>12</sup>。

如此种种的尊宠足以使最平庸的文人获得较高的名望。而明僧绍、何胤或者戴逵则像所有的山林私学教师那样,享有教学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和学术上的荣耀。如果将饱学隐士的人名录和当时的人对他们的渊博学问的溢美之辞统统罗列出来,会令人感到冗长枯燥,难以卒读。本文无需将其一一列出。如果本文提及那些隐士,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学识,并因此身为老师,广收学生。也许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隐居的大儒中有时会面临像何佟之(449—503)那样的官方大儒们的强有力竞争。何佟之官拜国子博士,后又任尚书左丞,建武(494—498)年间担任过皇太子侍讲。人们向他请教“当时国家吉凶礼则”。这是因为他被看作是继刘瓛(434—489)和吴苞(活动年代为470年至495年)去世后生活在都城的唯一的“硕儒”<sup>13</sup>。

而刘瓛性情谦逊,对官位毫无兴趣。他拒绝了几乎所有的招聘<sup>14</sup>,被尊为当时“儒学”学问最高的大师。他被视为继马融(79—166)和郑玄(127—200)之后,那个时代献身于“儒学”研究的典范。

士族子弟纷纷进入他创办于檀桥(位于建康)的私学就读<sup>15</sup>。在他的学生中,除了何胤和以后登基称帝的梁武帝之外,还有许多人以后成了儒学名士和礼学大家,特别是《三礼》<sup>16</sup>和《礼记》中《月令》篇的专家<sup>17</sup>。刘勰死后,唯一称得上其学术继承人的便只有隐士吴苞了。吴苞接受了刘勰留下的学生,继续培养他们。吴苞学识渊博,是一位道学门徒和素食者,兼通《三礼》和《老子》、《庄子》。他是活跃在钟山一带的佛教界人士中的一员。他于去世前不久在钟山兴建了最后一所学馆。有一段时期,刘勰和吴苞一同在齐高帝时任司徒的褚渊(436?—483?)家里授课。刘勰上午讲授《礼记》,吴苞下午教授《论语》和《孝经》<sup>18</sup>。

## 迁徙于山丘之间

吴苞尽管晚年时在钟山教授学生<sup>19</sup>,但早期的时候同刘勰一样,曾在离皇宫不远的京都城门边上的学校授课。下文会谈到这种现象。因为得到了当权者的资助,一些学校具有半官方化的色彩。无论如何,应该说很多文士还是真正隐居于山丘之中。4至6世纪时的隐士对自然山水的钟爱之情并不亚于其同时代的山水诗人,以及兴建寺庙和设计佛像的僧人。就像山水诗人一样,隐士们陶醉于溪流、山岩,流连于人迹罕至之地,常常在野外逗留十数日才返回居所。还有些文人与僧侣为伴一同生活了三年,直到离开时从未将自己的姓名告知僧人。甚至有人在深山中生活了二三十年,期间从没出山。隐士、僧人和诗人常常交游于同一些以美景著称的州县。而戴逵的儿子戴颙(378—441)则穿府过州,遍访各地。

戴颙同其父一样隐居于名山遍布的会稽剡县<sup>20</sup>。他在父亲戴逵死后,在弟弟戴勃的陪同下,出访了桐庐县的山丘(在今浙江省)<sup>21</sup>。他们隐居的山舍非常偏远。在其弟戴勃因病得不到治疗

而去世之后,戴颙决定重新迁回生活条件较好的尘世间<sup>22</sup>。于是他住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吴郡的人士为他建了一处依山傍水的住所,屋边树木丛生,如同在大自然中。戴颙在那儿阐述了关于《庄子》的重要论点,写下了《逍遥论》一文,并为《中庸》作注。但他拒绝了国子博士的官职。郡府的官员和三吴将守在出游时,特别喜欢叫他同行。之后有一次,喜爱结交隐士的刘宋衡阳王刘义季(?—447)特邀戴颙赴京口<sup>23</sup>。戴颙行至黄鹄山中一处群树环绕,秀丽无比的湍流前,不舍离去,便决定就此结束此类长途跋涉<sup>24</sup>。

除了一些十分出名的教会,如由佛僧慧远(334—416)在庐山<sup>25</sup>,以及陶弘景(456—536)<sup>26</sup>在茅山(位于建康东南60公里左右)创办的教会之外,有关那些由隐士开办的真正的“山林精舍”,我们掌握的资料很少。但是从历史学家们略为详细的有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一些讲舍生徒众多,而且当时的人有时会觉得这种情形相当有趣。例如,被何尚之誉为“山薮奇士”的沈麟士(419—503)<sup>27</sup>,在余杭县(在浙江境内)吴差山其隐居所开门办学,向数十名或数百名学生讲授经书。每个门生都在沈麟士的住所附近筑宅而居。当时的人记述其盛况时写道:“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sup>28</sup>沈麟士自己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亲自砍柴打水。据说他“并日而食”,并且出奇地长寿,八十多岁仍然耳聪目明。

我们还掌握了更多有关何胤的“山林精舍”的资料。这主要归功于梁武帝。当梁武帝于505年重开国子学,召何胤出山入京教授皇室子弟。在遭何胤拒绝后,梁武帝便挑选一些“后进有意向者”专门送至会稽受业于何胤。因此何子朗<sup>29</sup>、孔寿和另外四名青年才俊奉旨被派往东山,师从何胤,因而何胤的精舍得到了朝廷的资助。他于494年逃离都城后,曾在若邪山云门寺隐居。由于他的精舍地点实在太偏僻,学生难以上门求教,于是他搬迁到了秦望

## 私学教师与官方资助

山(也叫秦山,位于会稽)。他将学舍建在一处涌泉附近,以峭壁为墙。他另建一座小屋作为自己的住所,连佣人也不得入内。他在山坡上开垦出两百亩田,与弟子们在课间“讲隙”的时候在田间散步<sup>30</sup>。

十二年以后,何胤最后一次搬迁,住在吴郡的西部。那里是他的家族自南渡以后的祖坟所在地。他在虎丘山的西寺讲课,向“学僧”讲授佛经、佛论。建康以东地方(吴郡、会稽)的高官如有路经此地,都前来听讲。这所学舍理应没有前一所那么野僻。但教授佛学还有其他的收获,因为何胤总是劝戒杀生,史书中竟有这样的记载:有时野鹿前来躲避猎人。红冠如仙鹤的异鸟驯服地聚集在他的课堂里<sup>31</sup>。

许多隐士和何胤一样,在不同的地方讲学。他们不是专门巡游讲学的文士,而是偶尔暂离隐居地,去城里讲学,或者去别的山里授课。如史料所载,刘瓛在481年受皇上旨令去会稽为年幼的武陵王(467—494)讲授五经。另两位在东山合伙办学的隐士利用这个机会聘请刘瓛去他们的山舍讲学<sup>32</sup>。至于庾承先(472—531),他以治《老子》而著名。远近的名僧们都去鄱阳土台山(江西境内)其精舍里听讲。他有一位朋友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531年跟随这位朋友前往荆州。当地官学的学生曾请他讲授《老子》。湘东王(508—554)也亲临听讲<sup>33</sup>。庾承先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山林之中<sup>34</sup>。经常是在某位将军、刺史或太守的特邀下,隐士们才进城。周续之(377—423)作为庐山名僧慧远教会里的人,与大诗人陶渊明同为“寻阳三隐”之一。他也曾在刘裕(363—422)建立刘宋王朝(420年)之前受邀前往他的驻军营地:第一次应召出山向刘裕的儿子教授《礼记》<sup>35</sup>,为期一个月。之后,他又一次应邀去彭城(今江苏徐州)授业,最后返回南方。

值得一提的是,归隐的走势是双向交叉的。除了隐士出山之外,那些担任官职的文人学士有时也暂时退隐,在家办学授业。他们一般仍留在城里。但一些人有时也隐居山林。名儒伏曼容(421—502)<sup>36</sup>的后代及事业继承人:儿子伏暄和孙子伏挺(?—548)都是一代名师。他们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退隐官场一段时间。伏暄先任五经博士,然后获授国子博士。他性情妒忌,恼于自己官位低于一位比他年轻,也没有他出名的对手,便先称病,继而借口妹妹去世辞去官职。他在会稽建造了一处住所,在获得满意的任命后再重新出山<sup>37</sup>。伏挺是一位诗人和大学问家。他在家开讲《论语》时,朝廷大臣都去听讲。他先后担任过两个县的县令,也就是说在六年间未得到真正的升迁之后,他在建康城东边建宅“正式”隐居。但根据有关他的评传,此人过于世俗,过于热衷社交,难以长时间抵御朝廷官位的诱惑<sup>38</sup>。可以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如同他的父亲,发扬了“虚隐”的传统。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更快地获得身价,爬上高位。

至于那些“真隐”,即坚持过隐逸生活的文士,或那些绝大部分时间隐居的“准隐士”,我们显然想知道他们能否从山林私学或城内讲学中获取利益。简单地说,就是他们靠什么生活?据我所知,史书中对这些师生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没有任何记载。可是常常有出身贫寒,发奋苦读的学生,无钱入学受业,便躲在窗外或墙后听课的记载。以后自己也成为精舍教师和道家的顾欢(420—483),家境贫寒,不得入乡学读书,便每次把耳朵贴在教室后墙外偷听,并能记住听到的全部内容。他长大后仍勤学不辍,欲往吴兴郡东迁县师从一位逐句诠释五经的文士。由于无钱支付食宿,他

设法谋到书师一职,以便跟随这位文士学习<sup>39</sup>。如果说我们找不到任何隐士向其门徒索取束脩的资料,这并不能证明这些私学教师免费授学。相反,如果有免费授业的史实,史书会着意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隐士们作为私学创办者肯定会有支出,并且要有起码的资金得以开馆授业。确切地说,得以在他们的住所立馆置生,也就是说把学生在精舍内安置下来。刘宋时期,在吴兴郡武康县石山脚下的一所“精庐”里,住着一位专治《老子》、《易经》的佛教信徒<sup>40</sup>,名叫沈道虔(378—459)。他与由他抚养大的侄子靠有限的财产生活。当地的子弟进他的学校学习,但他连肚子也吃不饱,根本无法安置学生。在武康县令慷慨地予以资助后,才使学生得以学业有成。更有甚者,刘宋文帝(424—453在位)在听说这件事之后,赐予沈道虔三万钱和二百斛米。这位私学老师却将这笔赏赐全部用于侄子的婚事,然后一如既往地回绝一切征召<sup>41</sup>。同样与世隔绝的著名学者诸葛璩(活动期为494—508年)在京口隐居。由于他的房舍过于窄小破旧,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学生。太守便为他修筑了一座讲舍。他越发表现出敬业的热忱,整日不停地诵读或授课。就其本性来说,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连他妻子也从未见到过他脸上的一丝笑容<sup>42</sup>。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倘若不算亲王、皇帝的物质或金钱形式的恩赐,山林私学还能获得其所在的郡县的官方资助。一个郡的刺史或太守可以和皇上一样招隐逸,召集地方才俊,使他们来州郡一级新办的官学里教书。例如,安康王萧秀(475—518)在508年受封荆州刺史时,就曾这样做<sup>43</sup>。

然而,就像僧侣们既要保持其独立性,拒绝接受未免太“世俗”化的官职一样,大部分办学隐士坚辞所有的征召,有时甚至拒收资助。可是却从没有人会忽视修筑校舍,而他们的校舍往往就是住所。即使有时候这种交易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当齐武帝应竟陵王的要求下令为刘瓛修建一所新讲堂时,为人清心寡欲而又迷信

的刘瓛,对隐士因受当朝帝王宠信而反受其害的道理心知肚明,所以他预言自己的灾难将临:

室美为人灾,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sup>44</sup>

他的那些出色的学生很高兴能在坚实的校舍里学习。他们出于对老师的尊敬而一直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屋顶破得漏雨。可是果然如他自己所预言的,就在他们将要搬入新舍的时候,刘瓛却病故了。在发生此事的十年之前,褚伯玉(394—479)就已经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引起齐高帝的注意之前,褚伯玉在远离尘世的会稽剡县瀑布山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他称病拒绝征召之后,齐高帝为他在当地地势最高的白石山(今东白山)上建造了一所校舍,起名“太平馆”。可是这个恩赐却给他带来厄运。他就在当年去世了<sup>45</sup>。

的确,南齐王朝的开国皇帝刚刚登基,讨好瀑布山隐士的目的可能在于从道义上清洗他在前朝末期谋害残杀政治对手的血腥罪行。这位皇帝在许多隐士的心目中名声很不好。褚伯玉已完全被牵连进去,难保清名。还有一些人运气可能没有他那么差: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在周续之于前文提及的两次为他效劳之后,专门为周续之建筑了一所校舍,而且校址位于离皇宫不远的建康东郭外。可是周续之遇到另一种倒霉事儿:他的风痹症严重发作,无法继续教学,最后死于钟山的寓所内<sup>46</sup>。

周续之还居住在都城边上的时候,常常接待皇帝的到访。皇帝亲临向他请教一些《礼记》上提及的问题,并且看望他的学生。周续之所处的境况尚未超出私学的范畴,但已属于国学的边缘了。类似的情况中,刘瓛、吴苞属于一种,何胤、庾承先、沈道虔和诸葛璩则属于另一种:前一种是招收都城或附近的学生;后一种则在所在郡府办学。在将自办的私学官方化方面走得最远,而自身不



担任任何官职的人,要数雷次宗(386—448)了。他跟周续之和宗炳曾经都是慧远的弟子。雷次宗在庐山中一直隐居到438年。然后受召于刘宋文帝,在靠近皇宫的鸡笼山开办了一所学校,招收近百名学生,安置在其精舍内上学。他也在那里接待来访的高官文人。当时国子学尚未恢复,此后不久皇帝决定重开国子学,并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任命三位博学之士分别主管三门学科:玄(包括道学和佛学)、史、艺文。而掌管第四科经学的责任落到雷次宗的身上。这位与朝廷关系密切的“近朝隐”终因尽职而得到很高的奖赏。过了一段时期之后,他在众官护拥之下,离开京城,重返庐山。就在他去世前,皇上于448年又把他召回京城。这一次为他在西钟山脚下建了一所住宅,取名“招隐馆”。雷次宗还常入宫中为太子和其他皇子讲授《丧服经》<sup>47</sup>。

## 门生和课程

前文所论及的教学地点的不同(山林、寺观、州府、都城近郊),以及教师在从事授业时物质条件上的差异(地方资助和朝廷资助,学资、校舍条件和官方化程度),相对而言较为明确。然而,这些差别涉及到山林私学的教授对象和教学内容这两个领域时,却不那么明确。从教隐士所教授的学生,在史料中大部分都是无名氏。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些人的痕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学生中有皇子、亲王、显贵子弟、未来的皇帝<sup>48</sup>、未来的大学问家和大小官吏,也有未来的隐士。学生中僧人道士较为少见。当他们把学校办在建康城郊或周围地区时,对学生的挑选自然最为严格,比如刘瓛和雷次宗的学校。但有些高门士族子弟也可能因为其父在京口、会稽、吴郡、荆州、彭城或江州等地任职而在较偏远的学校师从隐士。或者是被特派到山林中的私学去的,如奉旨前往何胤处受

业的青年才俊。也有些是奉父命,如何尚之的儿子被送到沈麟士那儿学习<sup>49</sup>。最后一种情况是隐士们同其他私学老师一样,负有培养家族后代或同乡子弟的责任。何胤教过一个堂弟。顾欢接受其同乡顾恺之的所有的儿子,甚至孙子作学生<sup>50</sup>。隐士徐伯珍(414—497)被当时的学者奉为“儒者宗之”的大师。他就是由叔叔徐璠之在其私学中培养成才的<sup>51</sup>。还有受沈麟士教育好几年,极有前途的后辈沈峻。沈峻以后任职五经博士<sup>52</sup>。

至于隐士们自身是否出身于隐士所办的山林私学,这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是空白,无法让我们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们能证实的是,何胤是刘瓛的学生。而何胤早先官场得志,后来由于政治原因归隐山林。刘瓛并不是一生都过着隐逸的生活。另外,庾承先、郭麐和韩怀明都受业于同一位隐士刘虬(438—495)<sup>53</sup>。诸葛璩先后师从居住在京口的关康之(415—477)和臧荣绪(415—488),这两位隐士也是好朋友<sup>54</sup>。这种师生关系的情况之少,使我们觉得师从隐士恰恰不是接触隐逸志向的最好途径。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提供的有关资料可信的话,那么确实有许多别的原因和机会促使人们遁世归隐(或暂时脱离现实社会生活)。这些原因包括戴孝在身,家族传统的影响,特别是父辈的榜样。另外还包括与僧侣交往的结果,再加上出于政治和策略目的的隐退。只有一所山林私学在五世纪隐士办学的鼎盛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以慧远为首的佛教教会在庐山开办的学校。那里面至少有三位著名成员:宗炳、雷次宗和周续之<sup>55</sup>。

尽管这方面的史料很有限,但是根据我们对绝大多数情况作出的推断,在教学内容方面,隐士山林私学与其它学校之间几乎没有差别。鉴于办学隐士们各具专长和天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教学中显示特殊技艺:戴逵向他的儿子们和学生沈道虔传授琴艺<sup>56</sup>。沈麟士十分欣赏大诗人陆机(261—303)的“联珠”体文,常常

向学生讲解他的作品<sup>57</sup>。诗文在那个时代无疑深受文人隐士们的喜爱。这并非因为他们自己创作诗文,而是因为在那时的上流社会中,文学修养既是必备的,也是时尚。那时,能写华丽的诗句往往是获得荣耀和踏上仕途的台阶。与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崭新的文学评论,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文选和集子,尤以诗集见多。而在当时的教学内容中却很少看到文学创作与鉴赏方面的情况。另外褚伯玉曾教授孔稚珪道学<sup>58</sup>。而庾承先曾与一位道士结伴去衡山,在那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成了专门讲解《老子》的老师。在此之前,他在佛学和其它学术领域受到刘虬的精心栽培。因此他被归于佛经和九流方面的名家之列<sup>59</sup>。他的老师刘虬确实是一位出名的大学者和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守斋戒食,也亲自注解《法华经》。他曾于495年得到过国子博士的任命,但他最终拒绝了<sup>60</sup>。他的朋友裴子野(469—530)在为刘虬撰写碑文时,追颂道:

其所修孔氏之学,则儒者师之;所明释氏之教,则净行传之;所著文集,则辞人录之<sup>61</sup>。

顾欢不仅精通儒学,而且懂算命,会治病,通巫术,掌握传统阴阳术。他的学校经常拥有百来名学生。他本应和刘虬一样,在传统的儒学教学内容中加入自己的特长。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学校里向学生传授这些技艺。相反,他注解的王弼(226—249)注《周易·系辞》,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转交给了他的后代。他为《老子》<sup>62</sup>所作的注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为《论语》的注疏只留下了一些片断。另外,在有关他的传记里,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一个涉及山林私学教学内容的细节。而这个细节记录了教学中最传统的内容之一:

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由是受学者废《蓼莪》,不复讲焉<sup>63</sup>。

大多数从事教学的隐士都主要教授最经典的文章。同样,臧荣绪崇尚五经,每逢庚子日,即人们指定的孔子诞辰,他都要讲解五经以示庆祝。也就是说,每隔六十天便举行一次纪念活动<sup>64</sup>。关康之卧病二十多年,每当病情稍缓,就躺在病榻上讲课。他精通《左传》,并给后世留下了一部对《毛诗》加以阐释的著作,和一篇驳斥顾悦之(320—?)的文章,对顾悦之的反驳王弼注《易经》提出异议,为王弼辩护。还有一部十卷本的《礼论》<sup>65</sup>。周续之擅长《毛诗》六义<sup>66</sup>、《礼论》和《春秋公羊传》<sup>67</sup>。据其传记记载,他授课的讲义均整理出版,得以留传。他是当时少数几个所作注疏被断章摘句地保留下来的隐士之一<sup>68</sup>。根据唐初的文献记载,这些隐士还包括写《周易义疏》、《孝经说》、《毛诗序义》的刘瓛,作《周易要略》和《论语训注》的沈麟士,注解《周易·系辞》的明僧绍,以及何胤。何胤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把对《易经》和《礼记》的评注记在书卷的背面,并把自己的注解用“隐义”作为题目。他这种“隐义”的文字游戏,既表示此为“隐士”所作的注解,也以文句“隐”于书卷背面表达其隐士的理想<sup>69</sup>。

和周续之一样,雷次宗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一部《丧服经》注解<sup>70</sup>。由于宗炳和雷次宗曾一同师从庐山的慧远,研读这部经文,宗炳于是用嘲讽的口吻写信给雷次宗,指责他的剽窃行为:

昔与足下共于释和上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sup>71</sup>?

《丧服经》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章,由于郑玄为此章特别写了一篇《经传》,以后人们便将之单独注解编辑成册<sup>72</sup>。最值得一提的是,《丧服经》与《礼记》本身以及《三礼》,是本文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书名。如伏曼容这样的官方大儒也像从教隐士那样在教学中讲授这类经文。理由是这几篇文章是当时一般教育中最基础的东西。此类经文的教学,在国子学、太子的宫中,以及城里和山林里

的私学中都被列入教程。只要打开《隋书·经籍志》就能明白这一点：在《礼》这一部分中，共列出包括佚书在内的二百十一部著作的书名，其中六十多部是注疏这一本《丧服经》的<sup>73</sup>。

现有的历史、文学和文献学的资料不足以使我们对南朝隐士办学授业的内容作出边缘性多一些、正统性少一些的猜测。相反，这些资料向我们证实了从事教学的隐士和一般的私学老师一样，教学进程从初级阶段（由《孝经》、《论语》开始）一直到士人的最基本的训练，或专业课程（从《三礼》、《毛诗》一直到《书经》、《易经》、历史文献、诸子百家，以及《春秋》诸传）。作为隐士，他们享有更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名声。如果他们既不是始终不渝地拒绝官方征召的隐士，也不是被史学家列入“儒林”的儒家学者，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不会被史书提及，并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就像所有的文人，他们深谙那个时代的文化根基，即儒学和道学。不仅如此，再加上佛学在当时已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因此史书中列出了隐士们的个人著作目录，主要为经文诠释方面的书籍名称。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沈麟士给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注疏类著作。这主要是因为他众多的学生协力促成的，不过他罕见的长寿恐怕也可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注疏包括《易经》、《礼记》、《春秋》、《书经》、《论语》、《孝经》、《丧服经》、《老子》和《庄子内篇》。

我们这个“调查”涉及的人物范围肯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因为这次“调查”将宗教人物和异端教派人物，诸如慧远和陶弘景等排除在外。不仅如此，所据史料将那些学术地位不太高的隐士一律摒弃在外。既没有记下他们弟子的名字，也没有记下他们创办的学校。他们中不少人甚至在史书里没有任何痕迹可寻。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成员相对较一致的，在隐士中处于中等层次的那一部分人。不管他们在“边缘”地区从事教学活动，还是偶尔也出现在某些官方教育机构里。鉴于

其教学对象、内容和实际授课条件等方面的情况，这支山林私学的师资队伍较为“正规”。正因他们的教学行为的“正规性”，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六朝时期，隐逸生活已完全融入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之中。

#### 〔注 释〕

- 1 几本用西方语言写作的研究隐逸人物的重要著作，其作者分别为 Li Chi, 1962, Wolfgang Bauer, 1981 和 1985, Aat Vervoom, 1990, 以及 Alan J. Berkowitz, 1994, 1992a. 在 Alan J. Berkowitz 最后一篇文章后面列了一个很有用的参考书目(1992b), 可惜我没能看到 Berkowitz, 2000 的这本著作, 因当时尚未出版。
- 2 见 Donald Holzman, 1996.
- 3 晋书, 卷九九, 页 2593—2594. 参见 Li Chi, 1962, p. 240. 皇甫希之是著名隐士《高士传》的作者皇甫谧(215—282)的后代。(参见《四库全书·史部》, 卷四四八, 页 85—113)。
- 4 关于九品制, 可参见文献如 Donald Holzman, 1957. 九品制在 508 年由徐勉(466—535)改为十八班官制。见《隋书》, 卷二六, 页 729.
- 5 Aat Vervoom 在研究汉代史时也曾指出这一点, 见 Aat Vervoom, 1990, p. 72.
- 6 《南史》, 卷四五, 页 1132.
- 7 见《南齐书》, 卷五四, 页 927—928, 及《南史》, 卷五〇, 页 1241—1242. 明僧绍是《正二教论》一文的作者。此文宣扬佛教, 收于僧祐《弘明集》一书中。见《大正新修大藏经》, 2102, 册五二, 卷六, 页 37 中—38 下。
- 8 何氏家族几代人都亲近佛教, 在刘宋皇朝重开国子学之初, 何尚之被委任负责道学和佛学。何胤及其兄何求(434—489)、何点(437—504)被称为“何氏三高”。他们的父亲患有精神病, 无故杀死了他们的母亲王氏, 因此被处以死刑。历史学家在说到此事时, 认为何氏三兄弟受这起家族变故的刺激, 一直不敢结婚, 也不愿作官(“无宦情”, 见

- 《南齐书》，卷五四，页 937—938；《梁书》，卷五一，页 732；《南史》，卷三〇，页 787）。何求去世之后，当时的人称何点为“孝隐士”或“大山”，称何胤为“小隐士”或“小山”（《南史》，卷三〇，页 788 和 790）。
- 9 《南齐书》，卷四，页 74，和卷十六，页 315；《南史》，卷五，页 137 和卷三〇，页 790。何胤因是皇后的叔叔，郁林王叫他“三父”（见《南齐书》，卷四，页 74）。《南史》（卷三〇，页 787）中也指出何氏家族与在朝皇室有许多联姻关系。
  - 10 他先向来使指出，在新皇朝初创之际必须实行礼法革新，然后劝说惊讶的来使最好也跟他一起留下来，而不必回京向皇上报告他对征召的回答。如果来使觉得这种事史无前例，那么这就是一个开端。（见《梁书》，卷五一，页 736—737；《南史》，卷三〇，页 791。）
  - 11 《世说新语》，篇十八，15 条，1987，页 361。
  - 12 《晋书》，卷九，页 236，和卷九四，页 2457—2459。隐士及无职文人是否有权理由拒绝一项官职任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他们的传记中接二连三地出现对举荐、选拔和征召表示回绝的记录，用不同的词表示，如“不就”，“不拜”、“不至”、“不应”等。在史家的记录中，隐士一般用一个正当的借口拒绝征召，如称病，或家人病重等。史家并不记录隐士因此受到迫害的情况。相反，拒绝征召还可能得到回报，常常是官方捐助的金钱，衣服、布匹或谷物。我们却也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不应”隐士逃走或被迫躲藏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史书的人物传记中没有具体注明。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拒绝一个通过地方“秀才”选拔或别人荐举而获得的官职，要相对容易些，而回绝皇上圣谕征召则要危险得多。然而这种猜测并不能对所有的此类情况作出解答。
  - 13 《梁书》，卷四八，页 664；《南史》，卷七一，页 1734。
  - 14 刘瓛可被视为“半隐”或间歇性为官。他在青年时期曾拒绝接受奉朝请一职，同他的两个兄弟一起在一座破陋的“蓬室”内研修及授课。他们非常贫困，连屋顶被大风刮走也无钱修缮。自从有一次丢失了“参军”一职之后，他再也没接受过任何官职。这期间只有一次

- 他以奉养年老的母亲为由接受过彭城郡丞一职。刘峻（孝标，462—521）在其《辩命论》（《梁书》，卷五〇，页 703）中把刘瓛归为既有美德又具声望，却始终未得回报，一生清贫的智者。
- 15 《南齐书》，卷三九，页 677—680 和页 687；《梁书》，卷五二，页 758；《南史》，卷五〇，页 1236—1237。
  - 16 《周礼》，《仪礼》和《礼记》。
  - 17 《南齐书》，卷五五，页 966。《梁书》，卷四〇，页 567；卷四八，页 664，672，674；卷五一，页 734。
  - 18 《南齐书》，卷五四，页 945；《南史》，卷七六，页 1888。
  - 19 据文学记载，钟山山区中有大批居住于附近的朝廷命官、隐士或准隐士漫游其间。钟山在当时也称为北山。佛道双修的孔稚珪（447—501）著有《北山移文》（《文选》，卷 43，页 25 下—28 下），以嘲讽的口吻抨击假隐士周顛（？—488）放弃山林归隐生活，出任官职。这篇非常有名的骈体文完全称得上是反映那个时代隐者的理想和实践中自然山水占有突显地位的宣言。
  - 20 在剡县周围，人们居住在瀑布山、白石山、天台山一带。会稽周围山阴县的东山（或东土）一带更为有名。公元 353 年著名的兰亭诗会就在那儿举行。那次诗会因《兰亭诗》集及王羲之题写的《兰亭诗序》而名垂青史。隐士们便隐居于东山的秦望山或若邪山一带。
  - 21 桐庐县隶属吴郡，而实际上更靠近会稽，相距一百公里左右。吴郡境内隐士活动较多的地方是虎（武）丘山一带。
  - 22 山间生活已经不像《楚辞·招隐士》中所描写的那么可怕了。《招隐士》的最后两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汤炳正等，1996，页 267）常被引来说明公元前 2 世纪时人们对“荒蛮”的自然山野的恐惧（可参见文献包括 Wolfgang Bauer, 1985, p. 170—171 和 Donald Holzman, 1996, p. 41—47）。但是隐士们在健康状况十分糟糕的情况下，有人最终还是离开荒山。跟戴颛同时代的著名隐士宗炳（375—443）曾先后住在庐山和江陵（位于湖北），然后往西游历名山大川，一直到达今天的四川边境，再往南游至汇集着从事炼丹术

- 的道家隐士的衡岳(或衡山,湖南境内)。他在染病之后便离开了隐居地,又回到了江陵。他为没能游览所有的名川而哀叹不已。他在寝室的墙上画下了他观赏过的山水,并在弹琴的时候说是为了听见山林之声。(《宋书》,卷九三,页 2278—2279;《南史》,卷七五,页 1860—1861)。
- 23 南东海郡(今浙江内)的别名,离建康不远,那里居住着一些隐士或准隐士。
- 24 《宋书》,卷九三,页 2276—2277;《南史》,卷七五,页 1866—1867。
- 25 慧远的教会先后招收了大约三千学生,其中有宗炳。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佛教、道学,以及《毛诗》、《三礼》,特别是关于丧礼的《丧服经》(慧皎,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2059,册五〇,页 358 上—359 上,361 上—中)。
- 26 见《梁书》,卷五一,页 742—743;《南史》,卷七六,页 1897—1900;及 Michel Strickmann, 1981.
- 27 沈麟士和著名的沈约(441—513)一样,原籍都是吴兴郡武康县。至今还保留着由沈麟士纂写的赞扬沈氏家族先人美德的碑文(严可均,1991,卷四〇,页 2 上—4 上)。公元 479 年,沈约和另一些人一起推荐沈麟士担任官职。
- 28 《南史》,卷七六,页 1891。
- 29 何子朗是擅长清言的文士,以聪明和早熟而知名,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 30 《梁书》,卷四八,页 662,和卷五一,页 737—738。除了何胤的声望之外,下面的一则轶事无疑让后来的史学家对他的精舍作出如此详细的描述:当我们的这位隐士在秦望山安顿下来之时,“二人着玄冠,容貌甚伟”,出现在他的面前,对他说:“君欲居此邪?”乃指一处云:“此中殊吉”,说完便消失了。何胤后来没有后悔按照他们的指点行事:一场山洪冲走了山上的树木和岩石,而只有他的住屋在灾害中幸存。会稽郡太守曾令其记事参军,《诗品》的作者钟嵘(469?—518)专门纂写了《瑞室颂》,可惜此文未能保留下来。但此文无疑是

历史学家记载此事的主要资料来源。

- 31 《梁书》,卷五一,页 738;《南史》,卷三〇,页 792。何胤本人在钟山定林寺研修佛学(同上,卷五一,页 735 和卷三〇,页 790)。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关于素食的辩论。
- 32 《南齐书》,卷五四,页 942。
- 33 湘东王是梁朝的几位文人亲王之一。他组织起一个文学圈子,同时也是佛门俗家弟子,后继承皇位,号元帝(552—554 在位)。
- 34 《梁书》,卷五一,页 753;《南史》,卷七六,页 1906,并请参考本文注 43。
- 35 《宋书》,卷九三,页 2280—2281。周续之先是专修五经和五纬,在隐居后,开始钻研《老子》和《易经》,然后师从慧远,跟从这位名僧学习有关礼学和其它方面的课程。
- 36 留传至今的伏曼容著作只有一部《周易集解》。至于对《毛诗》、《丧服经》、《老子》、《庄子》及《论语》等书的注疏均已失传。在齐明帝(494—498)在位时期,儒学研究不受重视。伏曼容不得已在家中客厅里传授儒学。在他位于瓦官寺(在建康城内)东面的住处,他招收了几十名门生。只要有人通报来访,他便立刻坐上为老师准备的高椅子。(见《梁书》,卷四八,页 662—663;《南史》,卷一,页 1730—1731)。
- 37 《南史》,卷七一,页 1731。
- 38 《梁书》,卷五〇,页 720。伏挺其后还运用另一种策略的退隐手段:被人指控受贿后,他以僧挺为法号,隐居佛门,一直藏匿到被宽赦。在与一位酷爱文学的亲王会晤之后,他放弃了这次投机性出家。如果《南史》(卷七一,页 1731—1733)的记载属实的话,他放弃退隐佛门的原因是受不了食素的戒律。
- 39 《南史》,卷七五,页 1874。顾欢著有六朝时期著名的反佛教论文:《夷夏论》(见《南齐书》,卷五四,页 931—934)。
- 40 参见本文注 27。
- 41 《宋书》,卷九三,页 2291—2292。

- 42 《梁书》卷五一,页 744;《南史》,卷七六,页 1902。
- 43 据《梁书》,卷二二,页 343,河东隐士韩怀明和郭摩(或郭麻),南平的韩望,南郡的庾承先都受邀在由亲王建立的学校里授课。这三个地点均在离荆州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上文提到过庾承先在荆州只呆了几个月。另外,他和韩怀明、郭麻一样,都是师从刘虬。刘虬曾在荆州度过一段隐居生活(《梁书》,卷四七,页 653—654,和卷五一,页 753;《南史》,卷五〇,页 1252)。我们在下文中将谈到他。
- 44 《南齐书》,卷三九,页 679。
- 45 见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欧阳询,1999,卷十七,页 659;《南齐书》,卷五四,页 926—927;《南史》,卷七五,页 1873—1874。
- 46 《南史》,卷七五,页 1865。
- 47 《宋书》,卷九三,页 2293—2294。
- 48 南齐的开国皇帝高帝在十三岁的时候拜雷次宗为师,在鸡笼山的私学里学习《礼记》和《左传》。然而那时他的家族既非皇族,也非显贵(《南齐书》,卷一,页 3)。相反,梁朝的武帝在孩童时期师从刘瓛的时候,是世袭侯爵家庭的儿子,也是齐高帝的远房堂兄弟(《南史》,卷五〇,页 1238)。
- 49 《南史》,卷七六,页 1891。
- 50 关于何胤,见《梁书》,卷四七,页 655;关于顾欢,见《南史》,卷七五,页 1874。
- 51 《南齐书》,卷五四,页 945。
- 52 《梁书》,卷四八,页 679。沈麟士去世后,沈峻前往都城所有的讲肆中求学。因此,他在五经、《三礼》方面学问精湛,尤以讲授《周官》(即《周礼》)而著称于世。
- 53 参见本文注 43。韩怀明从他老师那儿学到的不是超脱尘世,而是孝道。而且他以后以此著名。“虬尝一日废讲,独居涕泣,怀明窃问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时虬母已亦亡矣,怀明闻之,即日罢学,还家就养。”《梁书》,卷四七,页 654;《南史》,卷七四,页 1842。
- 54 《梁书》,卷五一,页 744。

- 55 慧皎,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2059,册五〇,页 358 下一—361 上。
- 56 《宋书》,卷九三,页 2291。
- 57 《南史》,卷七六,页 1891。陆机的五十首《演联珠》收于萧统《文选》(萧统,卷五五,1977,页 14 上一—27 下)。
- 58 《南齐书》,卷五四,页 927。关于陶弘景,参见 Michel Strickman, 1981。
- 59 《梁书》,卷五一,页 753。
- 60 见《南齐书》,卷五四,页 939,和《南史》,卷五〇,页 1248—1249。刘虬的著作被保留下来的有《无量义经序》(《无量义经》于 481 年由昙摩伽陀耶舍译成汉文),见《大正新修大藏经》,276,册九,页 383 中—384 上。
- 61 《刘虬碑》,见欧阳询,1999,卷三七,页 660。
- 62 《道德真经注》收于《道藏》690(第 373 册)。
- 63 《南史》,卷七五,页 1874。《诗经·小雅·蓼莪》传统上被解释为一位士兵因为在父母去世前未能在其身边伺候而哀叹的一首悲歌。
- 64 《南齐书》,卷五四,页 937。臧荣绪也是一部一百一十卷的《晋书》的作者。此书已失传,但它曾是唐代《晋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 65 《南史》,卷七五,页 1871。
- 66 风、赋、比、兴、雅、颂。
- 67 《宋书》,卷九三,页 2281。
- 68 这些只言片语主要散见于皇侃(488—545),陆德明(556—627),孔颖达(574—648)等编集的经书注疏中,及其虞世南(558—638)的《北堂书钞》或杜佑(735—812)的《通典》中。
- 69 《梁书》,卷五一,页 735。
- 70 书名为《略注丧服经传》,今已失传。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册二,页 893 上一—898 上)搜集了此书的一些篇章,主要是通过《通典》获得这些材料。
- 71 慧皎,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2059,册五〇,页 361 上。
- 72 《隋书》,卷三二,页 925。

73 同上,页 919—924。为比较起见,我们统计出:《隋书·经籍志·经部》收入注《春秋》的有一百三十篇,注《论语》、《尔雅》和《五经》的有一百十六篇,注《易经》的有九十四篇,注《诗经》的有七十六篇。

## 参考文献

### 中文参考文献

- 道宣(596—667),《广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2103,册五二,页 97 上—361 上。
- 慧皎(497—554),《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2059,册五〇,页 322 下—423 上。
- 《晋书》,房玄龄(578—648)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梁书》,姚察(?—606),姚思廉(557—637)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马国翰(1794—1857),《玉函山房辑佚书及补遗》,济南,皇华馆书局,1871,六册。
- 《南齐书》,萧子显(489—537)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南史》,李延寿(隋唐)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僧祐(445—518),《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2102,册五二,页 1 上—96 中。
- 《宋书》,沈约(441—513)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隋书》,魏征(580—643)等,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萧统(501—531),李善(?—689)注,《文选》,1809 年胡克家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 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严可均(1762—1843),《全梁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

### 西文参考文献:

- BAUER, Wolfgang, “The Hermit’s Temptation : Aspects of Eremitism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hird and Early Fourth Century A.D.” (隐居的诱惑:三世纪和四世纪初中国和西方的隐居生活的几个方面),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 Section on Thought and Philosophy* (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思想与哲学部分),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p. 73 - 115.
- BAUER, Wolfgang, “The Hidden Hero : 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 (隐藏的英雄:隐居理念的产生和解体), dans MUNRO, D.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个人注意和集体化:儒家和道家准则的研究),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 157 - 197.
- BERKOWITZ, Alan J., “The Moral Hero : A Pattern of Reclus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道德英雄:一种传统中国的退隐模式), *Monumenta Serica*, 40, 1992 (a), p. 1 - 32.
- BERKOWITZ, Alan J., “Reclus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 A Selected List of References” (传统中国的退隐:一份精选的参照文献), *Monumenta Serica*, 40, 1992 (b), p. 33 - 46.
- BERKOWITZ, Alan J., “Topos and Entelechy in the Ethos of Reclusion in China” (中国隐者品貌中的陈规和圆满实现), *JAOS*, 114 - 4 (1994), p. 632 - 638.
- BERKOWITZ, Alan J.,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The Practice and Portrayal of Reclus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超脱现世的模式:中国中古初期隐居生活的实践和人物描写),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OLZMAN, Donald, 《 Les débuts du système médiéval de choix et de classement des fonctionnaires : les Neuf Catégories et l'Impartial et Juste 》(中古官员选拔和等级的开端:九品中正制), *Mélanges publiés par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I),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IHEC, 1957, p. 387 - 414.

HOLZMAN, Donald, *Landscape Appreciatio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a-The Birth of Landscape Poetry* (中国上古和中古早期时代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山水诗的诞生), Hsin-chu, Université Tsing Hua, 1996.

LI Chi,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the Reclu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学中多变的退隐概念), *HJAS*, 24, 1962, 3, p. 234 - 247.

STRICKMANN, Michel, *Le Taoïsme du Mao Chan, Chronique d'une révélation* (茅山的道教,一部启示录的编年史), Paris, Mémoires de l'IHEC, vol. XVII, 1981.

VERVOORN, Aat, *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remitic Tra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以悬崖与山洞为居的人——直至后汉时期的中国隐逸传统的发展),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十世纪敦煌的基础教育教材与学校文化

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

杨金平、乔雪梅译 邢克超校

百年前从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发现的约五万写本之所以著名,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完全更新了我们对于中世纪佛教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新了我们对于道教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诸教混合论的认识。骤然出现在学者们面前的文献,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的历史以及唐朝的经济和社会史。从教育,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次发现的文献并不具有革命性。但是,许多与之相关的文献带来的大量新启示,即使没有涉及学校生活,至少也涉及到教学所传递的知识。这尤其关系到9至10世纪,当时敦煌地区先被吐蕃占领,后受归义军统治,得到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立。在这里,我只是粗略地介绍一下与教学有关的这些资料,而不做更深入的研究,因为那是我从时间上和能力上都达不到的。通过在各处收集到的关于实施普通教育或技术教育的各类国立或寺院学校的资料,可以将这种研究分为几类,教育史专家高明士先生几年前就曾指出过它的多样性<sup>1</sup>。

首先,学校教材是研究的基础,但不同程度的学生的临摹本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随便涂抹的画稿、书写练习以及